

2023年7月30日至8月1日，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汇集了山涧沟壑之水，铺天盖地倾泄而出。波涛汹涌的洪水冲垮了村庄，冲倒了树木，淹没了庄稼，夷平了土地。地处斋堂镇的火村亦未幸免，同样遭受到这场百年不遇特大洪水的无情肆虐。在抗洪救灾过程中，恰好我在村里居住，身感心地受地与乡亲们一起经历了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

■ 漫漫长夜不得眠

“大疫之后必有大火”，这是老辈人经验总结的生活谚语。2023年入春以来，村子里就一直干旱少雨，不少地堰中甚至出现“踏土成尘，龟裂成块”的状况。到7月下旬，天气却一反常态，雨水三天两头地光顾，这些并非知时节的好雨，不请自来而又无可推却，然而，大雨依然滂沱。雨下得多了、久了，悄然无声、寸寸入地，与地下水接连一体，大地处于饱和状态，若这漫天大雨再没完没了地下个不停，就极有聚水成河，泛滥成灾的可能。

我忧心忡忡地立于窗前，搜寻着儿时的记忆，1960年的那场水灾，就是在连日的阴雨中酿成的。那年，我刚10岁出头，在一次蹚河时险些丢了性命，那种令人恐怖的场景，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

自7月29日午时起，村里的电突然停了，白日尚可凑合，夜晚只能依赖蜡烛和手电筒。然而，家中存有蜡烛的电寥寥无几，需要充电而又无电可充的手电筒，也只能在短时间里作临时之用，寂寞的夜晚只能黑灯瞎火地熬度时光。更让人无奈的是，村里的通讯网络也没有信号，亲朋好友的电话无法打进村里，村中受灾的消息也丝毫送不出去，整个村子形同水中孤岛，与外界彻底失去了联系。

7月31日晚半响，村委会发出通知：今夜将有大雨或特大暴雨，要求村民们以居住点为中心，就近自发组合，选择较高的位置，进行临时防护。同时，要求人们务必高度警惕，千万不可麻痹大意。我和五、六家邻居聚在一起商量：若大暴雨真的来了，千万不要惦记家里的盆盆罐罐，迅速到胡同口的一家二层小楼上躲避，如果相互间来不及通知，便以敲铁盆、水桶为号。吃过晚饭，雨仍在渐渐沥沥地下。因无事可做，我早早地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突然，胡同口传来急促的吆喝声：“大雨来啦！大雨来啦！快上楼啦！”我一咕噜爬起来，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指针刚好划过了22点。爱人打开手电筒挂在脖子上，背起早已备好衣物的旅行包，拎起装好食品、瓶子的手提袋就往外走，我迅速地办好屋门也跟着上了屋。

刚到院子里，瓢泼般的大雨立刻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地上溅起连串的水泡，我们跨出院门，立马趟入没膝的水流中，在浑浊的污水里蹒跚而行。我与爱人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地挪动着，短短二十几米长的胡同，竟然变得那么遥远。突然，我踩翻了一块砖头，一个踉跄险些摔倒，脚踝处被划开一条长长的血口，我手扶街墙，刚要抬腿，一只鞋子被冲掉了，随着水流向前漂动。我急忙迈了两大步，一把将鞋子捞在手里，浑身水淋淋地走到约定的地点。

小楼的主人叫李国红，在村里办起了农家乐，为了扩大餐饮面积，以接待更多的游客，在屋顶上搭建起简易的二层，四周安装了宽大的玻璃窗。此时，二层小楼上已有了十五六个人，正中间的桌上点着一支蜡烛，光影绰绰地映照着熟悉又生疏的脸庞。人们围坐在几张圆桌旁边，主人热情地端茶倒水，拿出点心、水果招待大伙，大家闲聊着雨情的话题，话里话外充斥着担心和焦虑。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不知害怕，反倒觉得这么多大人一下子凑在一起，甚是热闹有趣，仍旧无忌地嬉闹着。

我在犄角旮旯里换上干透的外衣，穿过昏暗的通道，在玻璃窗前打量着附近的山形地势。村子的中心，原先是一片宽阔的河滩，现今铺成一条2米多深的泄洪渠，与村里的柏油马路连接为一体，由此，将村子分割成东西两个自然村，人们习惯地叫做东村和西村。我们这片的住户位于公路西侧，也就是所谓的西村，大都是2000年之后新建的住宅。李国红家位于胡同口的第一家，面对着一片空旷的宅基地，由于未建房屋，所以四周用砖块垒起2米多高的临时围墙。院子左侧是通向主街的胡同出口，右侧是我们房前的另一排住户，他们的街旁垒起半人多高的矮墙，墙右侧是村里人连片的自留地。

天阴黑，夜深沉，雨下得紧凑而密集。天空像被人捅破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大窟窿，大雨倾盆而下，形成连片的雨帘，噼里啪啦地砸着玻璃窗，也砸在人们的心上。胡同里，街道上，齐腰深的水流翻腾着污浊的浪花，望着漫上我家院门台阶的大水，心里连呼好险，若再晚些，恐怕连家門口都出不来了。

令人生畏的大雨依然不停地下着，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远处，不时地闪烁着手电筒的光束，偶尔传来隐隐约约的吆喝声，那是村干部在周边巡查。近处，也有了手电筒光束的闪动，那是位置低洼的人，在向地势较高的地方转移，还有些是来不及跑出院子的人，在蹬梯子、攀墙头，颤颤巍巍地爬到房顶上躲避水患。我们所在小楼的正前面，是一个宽阔的停车场，平时，村里村外的大小车辆都停放在那里。今晚，来不及转移的几十辆轿车，无奈地趴在车场里，遭受着大雨的蹂躏摧残，几辆线路连电的车子，不停地亮着灯闪，发出吱吱呜呜的哀嚎。

今晚的夜显得格外的闷，也格外的长。小孩子们似乎不知疲倦，仍在不停地嬉闹，大人们有的倚靠着椅背打瞌睡，有的有一搭无一搭地聊扯着家常。男人们有的闷头吸烟，有的在窗前转来转去，有的站在窗前

呆呆地

凝望。

小楼上

悬挂着

的电子

钟，滴

滴答答

地发出

有节奏

的声响，

我抬头看

了一眼，

正好24

点，心里

泛起一

股莫名的

烦躁。大

家在小

楼上熬

了这么

久，才过

去了2个

小时，真

是漫漫

长夜无

尽头，茫

茫大雨

何时休，

这离天

亮还早

着呢！

“发大水

啦！”不

知谁喊

了一嗓

子，大家

哗啦啦

站起来，

围挤在

玻璃窗

前观看，

只见高

山沟谷

里的水

凶猛地

冲下来，

发出惊

心动魄

的咆哮。

自留地

的矮墙

被冲开

一道缺

口，大水

灌平了

2米多

深的壕

沟，淹没

了低洼

的地堰，

肆无忌惮

地扑向

胡同和

街道。我

们站在

小楼上，

眼睁睁

地看着

嘶叫着

的水流，

汹涌地

漫过院

门口的

三层台

阶，争先

恐后地

挤进我

们脚下

的庭院

中，渐渐

溢流到

各个屋

子里。水，

就在脚

下旋流；

雨，依

然如注

倾泻。大

家心情

沉重而

无奈地

坐下

来，谁

也没有

聊天的

心情，

都在担

心暴雨

若再停

地肆虐，

院子里

的水浸

泡过久，

小楼恐

有坍塌

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

李德禄

家不会忘了咱们，上级领导更不会不管我们，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地坚持，互帮互助，定能度过这暂时的困难！”

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最后决定我们五六家搭伙做饭，这样就可以节省留存不足的粮食、蔬菜。为了节省各家所剩不多的液化气，大家提议用柴禾起灶，把剩余的液化气留在最关键的时刻使用。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积极向上的精神，在困难面前不服输的劲头，让我打心眼儿里感到热乎乎的。这些人相互之间非亲非故，寻常时非常来往，是这场大雨把大伙拧成了一股绳，是这场水灾让大家亲密得胜似一家人。

由于村中连日停电，大家担心存放的肉食腐烂，轮流把电冰箱里存放的各种肉食取出来烹调。俗话说：“好饭不怕晚，唯恐天餐。”连续2天，上顿下顿全是肉食，尽管各家炖、炒、烹、炸各显手艺，还是油腻得难以下咽。几个小孩子不断地叨咕：“换换口味吧，实在是吃不动了！”其实，大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不说而已。猛然间，我呵呵地笑了：“咳，瞧这几天乱哄哄的，咋把这茬儿给忘了呢？黄瓜、豆角、莴笋，我种的地里有啊！”

大雨把他们几家的自留地全淹没了，地里的庄稼蔬菜荡然无存，而我那块地堰地势较高，种的庄稼几乎没受到损害。说起来，那块地还真对得起我，暴雨之前，收了500多斤土豆，种的几畦黄瓜、豆角、莴笋、韭菜也都丰硕茁壮，收了一茬又一茬。这些新鲜的蔬菜，自己吃不了多少，除了腌些咸菜之外，大部分都分送给了亲朋好友，这下不但派上用场了，而且足够这几家人吃了的，这也算是我为大伙儿能作的一点贡献了。

我约了两个街坊走到菜地里，摘了满满的两大筐黄瓜、豆角，拔了一袋子窝笋，割了一大捆韭菜，又从家里装了一袋子土豆，一并放到国红家的院子里，炒菜时掺上些许的肉块，也算是花样翻新了。大家把鲜嫩的黄瓜、窝笋拌凉菜、炒鲜菜、蒸包子、包饺子，把老些的黄瓜熬炖菜、做烩菜，用豆角、土豆蒸咸饭，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喜欢热闹的小孩们高兴的像过年似的。

遭灾的前2天，各家各户不同程度地存了一些饮用水，为来日方长，人们舍不得用，几个男人每天轮流到附近的山沟里灌山泉水，作为饮食之用。污泥下沉，河水渐渐清亮了，大家就到河里提水，过滤晾晒过后，不但可以饮用，还可以擦身、洗衣或冲厕。我们几家人集体出动，把被山洪冲积到河边的杂木、树枝捡拾起来，码成一堆儿一堆儿的柴垛，在院外墙角用砖块搭起临时柴灶，开始了烧柴做饭的日子。

暴雨雨后的天气显得更加炎热，几家的姑娘、媳妇在院外忙着洗菜、做饭，个个都晒得满脸通红。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灶前烧火，她是我家前一排的街坊，由于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平时并不熟悉，更是有来往，相互见了面也就是客气地打个招呼而已。或许是她压根儿就没干过这种烧火做饭的活儿，费了老鼻子劲儿才把火点着。她可能是担心水泡过的树枝太湿而火力不旺，因此不断地往灶膛里添加柴禾，而且，填塞的柴枝毫无交叉，全都直顺平放地码成层，结果火却一次次熄灭。我看太难为她了，便走到她跟前说：“你这样烧火不行，是费力不好呀！”

“是这些树枝太湿了吗？”“火大不怕稍子湿，我来试试！”我把灶膛里的柴禾全部掏出，又将里边成堆的柴灰搜罗干净，把扒拉出来的火炭放进去，在面上交错地架起几根木柴，然后，点燃一张报纸放到柴下，轻轻地扇动几下，火苗呼呼地蹿腾起来，噼里啪啦地像唱歌似的。

年轻的妇人笑了：“老爷子，您是咋摆弄的，有什么诀窍吗？”“诀窍谈不上，道理倒有一个。”我笑了笑说：“你头遭儿生火要虚。其实没那么难，简单说就是人要实、火要虚。做人呀得实实在在，不然别人就信不过你，自然也就没了人气。可这烧火却恰好相反，必须要虚，你看这灶膛里，柴禾塞得满满的，既不通风又不透气，它怎么烧得起来呢？”年轻人通红的脸上像又抹上了一层胭脂，不好意思地说：“您歇会儿，我再试试！”她在灶前坐下来摆弄着，柴禾交叉斜放，灶火再也沒熄灭过。她笑吟吟地说：“您可懂得真多呀！”

“不是我懂得多，是我经历过，只有经历了，才知道生活的深刻！过去那会儿，我跟着父亲去大山里开荒，秋天收获了许多土豆和南瓜、豆角，在粮食匮乏‘瓜菜代’的日子里，这些收获获得格外弥足珍贵。父亲用石块垒好柴灶，把火烧得通红。他去山溪里舀水去了，让我守着火堆。我生怕火灭了，一个劲儿地往灶膛里添柴，结果适得其反，旺盛的灶火竟然熄灭了。父亲没有埋怨，更没有嗔怪，说人生总要经历第一次，于是给我讲了‘人要实、火要虚’的道理，此后，我才逐渐明白，人生会有许多历练和磨难，不会苦一辈子，却总要苦上一阵子！”“所以，您总说这困难是暂时的！”我点点头，她开心地笑了，笑得一脸灿烂。

做好饭后，大伙儿互相谦让地围桌而坐。我见灶膛里余火正旺，便埋进几个土豆，不一会儿便香气飘飞。我用木棍拨弄着火堆，取出烧熟了的土豆，在石头上蹭出焦黄，用手一掰，白花花的肉片冒着诱人的热气。大伙儿就着咸菜疙瘩，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连连呼甜喊香。几个小伙子高兴地说：“这比那些‘披萨’‘麦当劳’‘肯德基’

好吃多了！”吃完饭，女人们忙活着收拾桌椅碗筷，我几个男人坐在旁边吸烟、聊天，在度灾的日子里，大伙儿每天都这样乐乐呵呵的，似乎又回到了吃“大食堂”的生活场景。但是，这绝不是社会生活的倒退，而是人生境界的别样升华，是在人生阅历中平添了一笔精彩的记忆。

那个年轻的女人走到我面前说：“老爷子，咱们村里不少人，也都是三户五家地搭伙吃饭，他们不是跟咱们学的吧？”我轻轻地摆手说：“搭伙吃饭是让水灾给逼出来的，可不是咱们几家的专利，咱们能想到的，别人也一定会想得到，大家省吃俭用的，不就是为了多坚持些日子吗？”

“是呀，村里有几个人遭的灾比咱们可厉害多了，给他们送些米面蔬菜吧？”“应该的，应该的，我打心眼儿里赞成！”“那还愣着啥？倒是麻溜地走吧！”几个人扯着嗓门喊起来。

年轻的妇人斜瞥了他们一眼，抱着两个口袋说：“土豆、黄瓜、大豆角，早就备齐了，还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舌？”另一家的媳妇说：“就是嘛，净是瞎马伸腿，乱出蹄（题），早干吗去啦？瞧，我们还准备了一口袋大米和一口袋面粉呢，咱们一人少吃两口，就把他们的省出来了不是？”说完，两个女人扛着口袋笑呵呵地走远了。我心里再次感慨，真是患难见真情，全村一家亲呀！

这场大水，让村里不少人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失。李有江家和一墙之隔的邻居家，住在村路旁边，由于地势较矮，屋院里灌进了2米多深的淤泥，家中的衣物用具也全被淹埋了。有家难回的他们，只好住进弟弟李有光家，如此三家人并成一家过，十几口人挤住在一个院子里，节省地吃着李有光一家的粮菜，可他家又有多少余存呢？4天过去了，李有光把存放着的陈年玉米取出来晾晒，以备粮菜告罄后，用盐水煮玉米豆吃。街坊四邻听说后，慷慨地送来粮菜衣物，李有江落泪了。

李秀成家是火村受灾最重的一户，他经营着约6亩良田，地堰旁边盖着他家的房屋，地里种植着连片的果树、庄稼和各种蔬菜，此时正是收获之际，一场无情的洪水将这片世外桃源夷为平地，多年用汗水浇灌成的辛勤结晶，瞬间变成一片布满乱石的荒漠。他曾多年担任村里的干部，卸任后仍担任着双龙峡景区的董事长，负责监管全域旅游公司的经营工作。暴雨肆虐时，他本已回到门城镇，远离了险情，可身为共产党员的他却心系旅游点，回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坍塌的房前屋后，寻找景区的承包合同以及相关文件，以便灾后尽快恢复经营。有人问他：“你的家都冲没了，还顾得上旅游景区的事？”

李秀成说：“没有大家哪儿来的小家呀？景区是全村大伙儿的，是村里的经济支撑点，大家的日子过好了，这场水灾还愁抗不了吗？”

8月3日傍晚，天色阴晦，我们接到通知，说今夜将有大雨再次来袭，村委会事先划片定点，由村干部分别安排村民避险。有的人认为大暴雨已经过去了，不可能再有更大的雨了，便不想再劳心费神地来回折腾。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更是待在家里死活不愿离开，他们说：“我把老骨头活到现在知足了，你们走吧，我不想成为别人的累赘！”

村里有个叫梁仕刚的人，他为别人看守一处院落，下暴雨那天下晚上，他接到了撤离通知，感到受人之托，须忠人之事，不想轻易离开院子。刚下雨时，他觉得院子宽阔，房基牢固高敞，水道畅通，根本存不住水，因此只身守在院中未出，甚至连院门都关闭得严严实实。

可是，他压根儿也没想到这场大雨如此肆虐，更没料到这场洪水的百年不遇，当院子里灌满了齐腰深的污水，院门却打不开了，再想出院已经不可能了。他只好穿着雨衣蹬梯攀墙，爬上房顶上遭受了大半夜暴雨的无情蹂躏。他说：“我就是因为麻痹大意才遭了罪，大伙儿千万别像我似地不当回事儿，更不能拿着家人的生命当儿戏。”在他和村干部以及家人的反复劝说下，这些人才依依不舍地走出家门。

我们的指定地点是在村边的杨勇家，这里地势较高，院子里建有钢架结构的二层小楼。村委会刚刚在这里安了一台发电机，这里成为全村唯一一处有电的地方。人们陆陆续续走进宽敞明亮的院子里，有序地为早已缺电的手机、手电筒充电。我和几家街坊早来到这里，二层楼上大约有五六十口人，才两三天未见面的人们，就像分别了多年，热诚地聊着各自的生活。我刚刚坐下，忽然听见有人高声喊叫：“来几个小伙子，跟我走！”十几个年轻人哗啦啦下了楼。我一看是我的街坊晓军，他是村委会的委员，负责这一片人员的安置。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下了楼打探。晓军说：“有两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本来安排了专人负责，可现在还没露面，我得去看看，一个人都不能落下！”

“大伙儿搭把手呀！”我和晓军正说着，院门口抬进来一副简易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常年卧床不起的老汉。后面有人推着一个轮椅，上面坐着一个80多岁的老婆婆。晓军和十几个年轻人立刻跑过去，七手八脚地把两个老人抬到二层楼上，分别安置在室内的床上。看到两位老人安详地躺着，我眼睛湿润了，“一个人都不能落下！”这简短的一句话，体现出满满的亲情，让我看到了年轻干部的责任，看到了山村发展的希望。

天上还真的掉了几滴雨点，但很快就

没了动静。时至子夜，天气依然闷热，人们坐久了，便仁仁俩俩地下楼遛达。忽然有人说天上出星星了，我仰望夜空，还真有几颗星星闪烁着亮光，过了一会，朦胧的月亮从云雾里钻出来，人们欢呼起来：“今天没事了，可以睡个安稳觉啦！”村委会的委员晓军很觉得过意不去，频频向大伙表示歉意，说：“对不起，又让大伙儿白跑了一趟！”我对晓军说：“村委会的安排是正确的，‘宁可十防九空’，也绝不让一个人受到伤害！”

人们帮着抬走两位老人，然后各自回到家中。的确，这已不是第一次组织避险了，尽管，今几个又有惊无险地折腾了大半宿，人们却毫无抱怨，打心眼儿里感谢村委会的关心和精细安排。他们说：“宁可再折腾几次，也不愿看到有人遭难！”全村群众积极组织起来，照顾年老体弱的病人，街坊邻里互帮互助，齐心协力展开自救，全村男女老少无一伤亡。

8月4日，上级为灾区每个村子配备了一部卫星电话，村委会即刻发出通知，凡是能回市区和门城镇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应尽快安排撤离。村里人排队打电话，终于和亲戚朋友联系上了，他们含着热泪与家人进行简短的通话。第二天，近百辆越野车先后开进村口，村里70余户200多人顺利返城。我乘着女儿的越野车，从本区的小龙门绕至河北的涿鹿、怀来，经南口回到门城镇，虽然绕了些路程，却平安无险。

回到家里，紧绷的弦儿立马松弛下来，连日的疲惫也似乎成了昨天的回忆，终于可以踏踏实实休息了。几天过去了，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我们一起度灾的街坊不知现在怎么样了，试着打了几次电话，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我们双方都格外感动，声音颤巍巍地互道思念之情。他们轮着个儿地讲述村里的现状，告知说村里进了部队，正在疏通河道，清理淤泥；村里也在抢修道路，车子很快就能开进村里了；还说村口已经通了电，救援单位每天为每户发放黄瓜、面包、香肠和矿泉水，让我们务必放心！

■ 神奇的中国速度

世间有真情，大灾有大爱，这次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把我们党和政府“人民至上”的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抗洪救灾的动员令，全市各单位积极组织人员物资，筹集饮用水、食品和药品，四面八方赶赴灾区，戮力同心，共克时艰。部队出动了、武警出动了，各种救援队、医疗救护队、消防队、以及志愿者出动了；交通、通讯、电力、公路等机构全都出动了；他们前赴后继地奔赴灾区，以神奇的中国速度进行修建和救援，从中央到地方，一场大规模抗洪救灾的战斗全面打响，一场重建家园的巨大工程全面展开，中国神州大地上奏响了人民战胜天的凯歌。

9月2日，我再次回到火村，尽管，我已离开村子20多天了，可我的心却始终留在村子里，这并非虚话，毕竟与乡亲们共同经历过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共同度过了那些艰难而快乐的过往。那闲聊中的欢声笑语，那度灾中的互帮互助，抚慰着上百颗受感动的心，那一碗碗滚烫的热水，一声声抚慰的问候，一句句温馨的祝福，全都体现着人世间的浓浓真情，那点点滴滴、那一颦一笑，都深深镌刻在我的心中，恐怕今生今世也难以抹掉。此次重回故里，我的心情就像阴黑的天空，突然放射出太阳的光芒，一切都显得那么亮堂堂。我的心情激动，盼望着与久别的邻里重逢，心早就飞进了村子里。

越野车驶出门城镇，我就像进入了神话世界。沿途的河道里，杂乱不堪的死寂荡然无存，鲜艳的红旗展示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大小挖掘机、推土机、铲车，在堆满沙石的荒漠中起高垫低，推沟平壕，口哨声、吆喝声、轰鸣的马达声，汇积成一曲曲战天斗地的交响乐。一辆辆拉运沙石、渣土的大型运输车，有序地往来穿梭，公路两侧，人们紧张地清理着乱石杂木，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人们曾经幻想过，若能恢复这场特大水灾造成的损毁，最少需要两三年时间，仅仅一条被洪水冲垮的109国道，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是断然修复不好的。

但是，人们的假设被毋庸置疑的事实打破了，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蜿蜒盘桓的几十公里山路，梦幻般地全部整修平坦，重新铺上了柏油，竟然全线贯通了。不要说这是一片废墟上几经清理后的重建，即便是在毫无障碍的平地阔野中，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亦非易事。然而，这并非神话，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凡是经历过水灾，见识过桥断路塌的惨状，见识过河道里凸凹不平的乱石堆，见识过泥沙满布之荒漠的人，都会惊叹中国神奇的修复能力，惊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进入火村，一条简易的临时路，平坦而宽阔，公路两侧的乱石、淤泥、杂木、乱草得以逐段清理。为快速解决村民饮用水问题，村里昼夜不停打出了新井，村民们正在紧张地铺设管道，检测水质，预计一周时间，家家户户即可重新用上自来水。进入村子，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干部忙着巡查各户灾情，拍摄照片，登记造册，根据受灾的不同程度，为村民申报国家发放的生活补助费、受损补贴费，以及房屋重建费。党的体贴关怀，抚慰着一颗颗受感动的心，村民们深有感触地说：“国家，是老百姓的坚强后盾，我们一定要克服各种困难，在抗洪救灾中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路修好了，供电有了保障，通讯网络畅通了，饮水即将解决，人们的生产、生活趋于正常，村民们正在打造更新、更美的家园。